

新訂四書補註備旨下孟卷之四

粵東鄧 林退庵先生手著

商孫 煜耀生編次

寶安祁文友珊洲先生重校

江甯後學杜定基起元增訂

杞柳章旨

此章闕告子性無仁義之

杞柳

杞柳杞也詩

在為字孟子即從為字生

云無折我樹

出賊賊字以折其貽害之

杞又云集于

大而告子之說窮矣

杞杞又云言

杞柳節旨

宋其杞又云

告子必素問孟子性善之

南山有杞又

說故欲以己之議論破之

云在彼杞棘

此合下三章俱是立論不

又云際有杞

是問辭性猶二句重下句

○柳小楊

且虛講下二句方發出人

也詩云折柳

性本無仁義意註是正解

樊圃又云苑

性字勿入告子口中

彼柳斯又云

子能節旨

有苑者柳

子能二句非兩語之辭言

告子章句上凡二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

杞柳是木之柔者

義猶桮棬也

義須帶仁說不以仁者省文也

以人性為仁義猶以

杞柳為桮棬

為是矯揉造作意

言匪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

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

性惡之說

皆以性為善而言仁義者類皆以仁義為出於性矣自我言之性者類

有性也其知覺運動不過頑然一質猶之杞柳頑然一物也仁義之理非吾性之所

本有猶桮棬之器非杞柳之本成也故以人性矯揉之而後成仁義猶以杞柳矯揉

之而後成桮棬也是告子外仁義而直揉者揉直而使之曲○孟子曰子能順杞柳

之性而以為桮棬乎

順是依其本然

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

戕賊是斲削

如將戕賊

杞柳而以為桮棬

如字作

則亦將戕賊入以為仁義與

亦字對戕

率天下之人而禍

枯樹

厄飲酒器也

匪盥水洗手

器左傳捧匪

沃盥

子豈能如彼將必如此也如將二句方是即其言以

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禍作棄字看子之言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

難之順字特與為字反照賊賊二字正為字作用賊

也如將賊賊杞柳之性而以為栝櫟則亦將人之性而戕賊之而後可以為仁義與

於人性明矣率天下一句

蓋迥然其不同矣子欲比而同之吾恐此言一倡則人皆以仁義為性所本無始將

又因戕賊語而究其貽害

之大耳禍仁義便是禍性棄仁義而不肯為矣是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矣夫子之論性自昧其

無兩層朱子曰孟子辯告

性可也而乃使天下不肖慶源輔氏曰不言戕賊人之性而言

子處皆是辯倒便休不曾

為仁義言可不慎乎哉戕賊人者人之所以為人者性也

說盡道理

論盡道理

湍水章旨

此章闢告子善惡混之說

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

分是分別性無

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水無分就湍波流

告子言性無定體善惡皆

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

謂告子以杞柳言性見屈於孟子乃小變其說曰今而後

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言知性矣人之性未有所習本無定體猶之湍水未有

由於使然孟子言性有定

體善其本然而惡其使然所之本無定向也我觀湍水決而引諸東方則東流而非一於東也決而引諸西方

體善其本然而惡其使然

則西流而非一於西也然則人性之無分於善與不善也顧人所習何如耳猶之湍

湍水章旨

告子以氣為性湍水即杞

水疾使無定

柳之見故曰因前說但前

勢○波流之際

為善而此則以性無善惡

湍水行疾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

為善而此則以性無善惡

信其可無分於上下乎

言必就下

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

湍水行疾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

信其可無分於上下乎

言必就下

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

水勢旋轉決有所之也

之決東則東決西則西水非自為東西也以此喻性則善惡皆自外來矣

水信節言

只將上下字換他東西字便折到人性二句已說明

性本善了二句乃決言其善是一定以足上意叫

做人斷無不善叫做水斷無不下正與端水意對蒙

引云人無有不善句是此章要旨

博而節旨

天下無不善之性容有不善之人故須此節說破博

激二字就他決字而甚言之過額在山則不特東西

矣此正於所為不善處說出性無不善來人之可使

為不善如何又說其性蓋性無定體哉

言其性為人所逆亦猶水為搏激所使也使者拂其

下也此喻性有

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人字當性字看此二言水誠不分東西句決性有一定之善言突然豈不分上下

乎性即天理未講

孟子就其言水而折之曰水之流可東而亦可西信無分於東西有不善者也突然必趨下而不趨上豈無分於上下乎蓋水之東西無常而就

下有常其決而東者必東之下也決而西者必西之下也彼人性之本然善也猶水之本然就下也凡為人決無有不善有不善便非人之性矣即為水決無有不下有

之必下則知性之必善矣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

過額則激壅也

不可使在山

在山則非下矣

是豈水之性哉

是指過額在山

其勢則然也

勢指搏激然

人之可使為

不善

可使句指性言不善即溺於所不善不仁不義說

其性亦猶是也

是字指搏過

主搏擊也躍跳也額也

額在山言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

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言夫

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言人

性本善而或有不善者蓋有故也今夫水性本就下也人以手搏而躍之可使上過

乎額壅激而行之可使上在於山過額在山是豈水之本性哉搏之不容不躍激之

不容不行勢不得不然也然則人性本善亦可使為不善者或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亦猶水為人搏激使然也搏激過而依然就下利欲去而依然為善豈可因其勢之所使而遂謂性無定體哉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活也知覺運動主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只是個活的物事言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

本然之謂三使字重看

生之章旨

此章闢告子以氣為性之非告子認生為性是其病根處孟子不細與分釋只就混人物於無別上折倒他

生之節旨

專論知覺而不論知覺中之良知專論運動而不論

雪

大戴禮云天運動中之良能只見得生地積陰溫則一邊耳性未嘗離氣但借為雨寒則為生以顯性則可執生以當雪元命苞曰性則不可知覺屬心運動陰陽凝而為屬身告子只單就人說雪韓詩外傳

猶白節旨

云凡草木花孟子一聞生之謂性之說多五出雪花已有末節犬羊一段辯意獨六出六者恐其尚有遁辭也先詰以

陰極之數

犬牛

孫疏云犬之白玉之同一白而曰然是柳端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謬戾紛紛外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

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講告子言性為孟子所攻而必欲強伸其說乃仍其立論之作用是性者略相似講本旨而言曰性之為性非他也凡於天地間有此知覺有

此運動者即謂性也若言性而有出於生之補朱子曰生之謂外則非性矣此吾所以有杞柳端水之喻也補氣生之理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

也猶白之謂白與白字泛指曰然然是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

之白與四句申明猶曰然然字雖頂論白而所註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白之謂白意以論性意自該得註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

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講孟子姑就其說詰之曰子謂生之謂性也猶凡物之白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講者即謂之白與告子不求諸心而直應之曰然凡有白

者即謂之白凡有生者即謂之性無以異也孟子猶恐其言未定復申之曰天下之物稱為白者亦多矣今若比而同之則白羽之白即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即猶白

玉之白更無差別與告子復應之曰然彼蓋欲申其白補陳氏曰白羽至輕之白白之謂白之說而不知生之謂性之非已自此而可闕矣補雪不堅之白白玉堅潤之

白質本不同也○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犬牛分別不重只重人必別於物註孟子又

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牛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

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入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

白之謂白而曰然是即生覺運動入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即性矣再詰以白羽白雪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

柳端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謬戾紛紛外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

性金畜也故凡生皆性矣故直接下文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顯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也孟子因折之曰如子之其性守牛之之辯註凡物之白更無差是凡有生者皆同一性矣然則人有知覺運動大與牛亦有知覺運動將謂人之性土畜也故別當貼白羽四句凡有生無異於牛之性牛之性無異於人之性與不知以生而言物之知覺運動若與人同其性順者同是一性是顏透下節

然則節旨

然則二字緊接上然字來三性字雖承告子之言其實反其意而歸於孟子所謂性不指知覺運動言矣不重犬牛無別只重大牛不可與人無別

食色節旨

此章闢告子義外之說得力在長之者一句則義之非外已明白丁後不過因其強辯故以所明者通之大抵告子論長始終以人言孟子論長始終以心言至食色非性處全未論及中間以白辯長從色字生以炙癯長從食字生

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顯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也孟子因折之曰如子之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言凡有白者均謂之白是凡有生者皆同一性矣然則人有知覺運動大與牛亦有知覺運動將謂人之性無異於牛之性牛之性無異於人之性與不知以生而言物之知覺運動若與人同以生之理而言人有仁義禮智之稟則與物異何可比而同之哉胡氏曰理同而氣也子乃謂生之謂性是同人道於犬牛矣何其悖理之甚哉不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言氣同而理異是

告子曰食色性也

告子以甘食悅色是生而有之不以期然而然者故曰性

仁內也非外也

仁以仁愛之心言愛生於內故以仁

義外也非內也

義以事物之宜言宜生於外故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以義為外口氣雖平重義外邊言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

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故告子誤執生之謂性雖屢誦於孟子之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言辯而猶不求諸心乃復強伸其說曰欲知生之謂性求之仁義則難明驗之食色則易見夫人生而甘食悅色是即性也即食色之甘悅而推之可見凡心之有所愛而謂之仁者皆內也非外也即食色之可甘可悅而推之可見凡物之有所宜而謂之義者皆外也非內也仁既在內則用力於仁可也義既在外亦何必求合於義哉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言仁義一原仁既在內曰彼長而我長之彼長指人非有長於我也我字何所據而獨謂義在外曰彼長而我長之之有年者非有長於我也就內心言非先有長猶彼白而我白之彼白以人色從其白於外也從隨也隨其白在外之之心在我猶彼白而我白之白者言從其白於外也而我白之非先有白

知食色之美而甘之悅之之心故謂之外也外指主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孟子曰仁義本同具於一心知即知覺也甘與悅即運在內

動也甘食悅色是心裏愛何所見乎告子曰我以義為外非無見也誠以彼有人焉其年長也吾從而長之是

他愛便屬仁至食色即有因其長在彼而非先有長彼之心於我也猶彼有人焉其色白也吾從而白之是從

可愛不可愛則事物之宜其白於外而非先有白彼之心於我也即此觀之則長不由於外也告子言性粗言由於我而由於人事物之宜果在外矣故謂之義外也

仁義亦粗仁是心之德愛字活看乃我白之下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上白字亦活看下

之理今只以心之愛為仁白字以馬之色言不識長馬之長也無

德與理都無了義是心之制事之宜今只以事之宜以異於長人之長與長馬不過稱其齒之長且謂長者義乎且字一折長

為義心之制都無了何以節旨長之者指此心之敬其主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

告子主以仁內決義外故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孟子辯之曰子以白喻

只就義詰他我長謂稱其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言長非其倫也蓋不特人

年齒非知敬長也長與白有白者馬亦有白者不特人有長者馬亦有長者彼白馬之白也誠無異於白人之

告子俱指人言至下孟子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果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吾知長馬之長特以彼為長耳至

辨之則兼馬說故謂之外於長人之長則不但以其人為長也必有恭敬之心存焉而與長馬之長不同是即

只承彼長二句言

白馬節旨

白馬四句一截先辯其以

白喻長之非且謂二句一

截方辯其非有長於我之

曰吾弟則愛之吾弟以情

秦人之弟則不愛也秦人以情

是以我為悅者也以我

為悅

非上白字是稱謂下白字見強不得
是白色白馬白人俱只稱我之愛意
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

上長字以致敬言下長字指人言

是以長為悅者也

之為白長馬亦只稱之為以長為悅見沒
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
長惟長人則必行吾心之不得人之長意
故謂之外也
言仁在內者何也蓋吾弟親之
敬以敬之則此不同處便也則愛之秦人之弟疎之也則不愛也愛與不愛是以我之心為悅者也
是心之制所謂義也長者之心生於內故謂之仁在內也吾所謂義外者何也蓋致敬以長乎楚人之長者亦
猶云彼長長之者我也主致敬以長乎吾之長者敬主於長是以人之長為悅者也
以我敬長之心如何說非由乎外故謂之義在外也告子此言終以長者為義不知長之者為義矣
有長於我如何說義外親而仁民則吾弟固愛秦人之弟亦未始不當愛事兄悌故敬可移於長則長楚人

吾弟節旨

之長亦由吾長而推之俱有差等耳此等正大道理孟子不暇與之言下文只就其

此是告子再申義外之說勝明而必帶仁內言者特借以我通之

○曰耆秦人之炙

耆與嗜同炙是燒肉

無以異於耆吾炙

無以異言均可耆

夫物則亦有然者

為悅形出以長為悅之在

也
物指炙言亦有然是於物有

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外字承上以長

言長之耆之為外說來言皆出於心也

人長馬只就人之中而長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
亦有兩等我一槩長之初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
無分別非若愛人者有愛於心者所以卒於齒
有不愛我自做得主張
恭而不得其正也
言然者彼耆秦人之炙亦無以異於耆吾之炙夫物則亦有同

炙

耆秦節旨

耆而然者也信如子以長為悅而外乎義然則耆炙之心亦有在乎外與吾知炙雖

黃帝始燔肉孟子亦言不必說甚吾長在外而所以耆之者心也長雖在外而所以長之者心也耆炙非外而敬長為外乎

為炙詩云或楚長只就飲食之中亦有敬長非外而
燔或炙詩兩等物字指炙亦字對長義宜在外乎

用肉炙用肝人然字指嗜之同炙在外又燔者火燒而嗜之者由心辨其甘則

之名炙者遠長在外而長之者由心酌○孟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此是私論孟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

火之稱○帝其等此只申明明長之者義○孟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王紀紂宮九平一句此章發明義內意以行吾內故謂之內也註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講公都子曰義主於敬知敬

市車行酒馬此章發明義內意以行吾敬句作主註中時字最得敬以敬之是敬由心出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一歲字則誰字以

行炙○楚屈敬句作主註中時字最得敬以敬之是敬由心出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一歲字則誰字以

建曰祭典庶敬句作主註中時字最得敬以敬之是敬由心出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一歲字則誰字以

人有魚炙之敬句作主註中時字最得敬以敬之是敬由心出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一歲字則誰字以

薦敬句作主註中時字最得敬以敬之是敬由心出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一歲字則誰字以

孟季子敬句作主註中時字最得敬以敬之是敬由心出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一歲字則誰字以

孟仲子為季敬句作主註中時字最得敬以敬之是敬由心出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一歲字則誰字以

子從昆弟以敬句作主註中時字最得敬以敬之是敬由心出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一歲字則誰字以

仲季之序考敬句作主註中時字最得敬以敬之是敬由心出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一歲字則誰字以

之季子又當敬句作主註中時字最得敬以敬之是敬由心出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一歲字則誰字以

為仲子之弟敬句作主註中時字最得敬以敬之是敬由心出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一歲字則誰字以

也敬句作主註中時字最得敬以敬之是敬由心出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一歲字則誰字以

微有不同敬句作主註中時字最得敬以敬之是敬由心出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一歲字則誰字以

行吾節旨敬句作主註中時字最得敬以敬之是敬由心出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一歲字則誰字以

義之端顯於敬而敬之行敬句作主註中時字最得敬以敬之是敬由心出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一歲字則誰字以

本於吾行吾敬三字已足敬句作主註中時字最得敬以敬之是敬由心出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一歲字則誰字以

辭即敬兄之說敬句作主註中時字最得敬以敬之是敬由心出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一歲字則誰字以

曰弟為戶則誰敬敬句作主註中時字最得敬以敬之是敬由心出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一歲字則誰字以

先之問而難之彼將曰敬弟敬句作主註中時字最得敬以敬之是敬由心出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一歲字則誰字以

此亦逆料之辭敬句作主註中時字最得敬以敬之是敬由心出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一歲字則誰字以

鄭先酌鄉人之敬句作主註中時字最得敬以敬之是敬由心出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一歲字則誰字以

括義內之指此從長之者說
義乎體認出來註於吾字
下標出心字最得

鄉人節旨

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

惡在如彼將曰在位故也

子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

尸

孟子子聞行吾敬之言欲

斯須暫時也言因時

禮公都子屈於季子之辯而不能答述其言以告孟子曰

辯駁吾字故設鄉人伯兄

曲禮孫可以

之難季子料定必是敬兄

曰弟與叔父皆至親也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執其禮之常而曰卑不敵尊其敬叔

為王父尸子

一得敬兄之語便以酌則

父矣子又問之曰弟或為尸則誰敬彼將執其禮之變而曰尸以象神其敬弟矣子

不可以為父

誰先問之可見自家毫無

因辯之曰既曰敬弟則叔父不得以伸其尊矣惡在其為敬叔父也彼將曰我所謂

尸為君尸者

主張安得謂義內此即告

敬弟者以弟在尸位故也叔父雖尊勢不得不為祖考屈矣子亦曰吾向所謂先酌

大夫士見之

子長楚人之長四句意

鄉人者以鄉人在賓客之位故也伯兄雖親勢不得不為主道屈矣是蓋平日庸常

則下之又曰

不能節旨

之所敬者在於伯兄之至親亦猶敬叔父之至尊也吾斯須暫時之所敬者在鄉人

尸必式坊記

此孟子即倣伯兄鄉人之

之為賓猶之敬弟之為尸也或常或暫雖異其

子云七日戒

例直是要得他在位故也

施因時制宜皆由中出此可見義之在內矣

三日齋承一

一句而因以折之上在位

敬二句當相連看見敬

人焉以為尸

句雖指弟亦正見弟不在

敬因入轉移無定主意

過之者趨走

尸位則叔父之敬不可易

則飲水

以敬敬也尸

下在位句雖指鄉人亦正

則飲食亦在外也

飲三眾賓飲

見鄉人不在賓客之位則

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

一示民有上

伯兄之敬不可易常敬暫

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下也凡祭

敬臨機應變胸中確有權

父則敬叔父即吾之所敬在此也當敬弟則敬弟即吾之所長在彼也是敬因人以

天地社稷山

衡非待因人轉移者也註

施而不能以自主義果在於外非出於內也公都子遂以所得於孟子之意而即其

川及七祀之因時制宜是義皆由中出
屬皆有尸外是義所以為內
神不問同姓 闡之節旨
與姓但卜之 季子正欲駁倒因時制宜
吉則可為尸 意蓋謂皆由中出是看制
祭勝國之社 宜重謂非由中出是看因

稷則土師為 時重也長楚長吾之說就
尸惟祭殤無 同者言外則孟子亦以嗜
尸之尸主也 之同者言內鄉人伯兄之
謂本之為主 說就與者言外則公都子
也祭成喪者 亦以飲之異者言內飲食
必有尸以其 活看言飲之食之也

主立也祭而 性無章旨
有尸所以出 此章闡發性善之旨重因
主也尸必以 情以驗性上才字對情字
孫孫抱木主 不過然盡性工夫全要在
而也孫幼才 上廣充以善其情之用
不能抱及無 故孟子以盡其才為盡性
孫使人抱之 也未引詩與聖言證之揭

所以抱其主 出天字正是性善源頭
也夫婦其尸 性無節旨
二主之合抱 此主性之渾淪言重兩無

臣下於惡意 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云云子也此四句是有性善之證 信有三品

易見者以曉之曰子謂敬在外而不在內蓋觀之飲食之事平時平冬日宜飲湯也
則從而飲湯時乎夏日宜飲水也則從而飲水子以因人之敬為在外然則因時而
飲食者亦在外與吾知湯與水雖在外而所以酌其當敬之宜者則吾心也叔父與
弟雖在外而所以酌其當敬之宜者則吾心也信乎義之在內而非外矣吾故曰行

吾敬故謂之內也
子又何惑之深哉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兩無字指初生時言無善主此亦生之謂性
無不善只是渾然一物意言食色性也之意

近世蘇氏胡氏等公都子聞孟子性善之論而惑於眾說故述以問孟子曰性之在
之說蓋如此 實人必有一定之理而人之論性亦宜有一定之見何今之言性者
不一也告子曰性無有善無有不善謂不可

以善惡名也是善惡皆性所無此一說也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當習
字看謂善惡由
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 此句見性
可以為善 幽厲興則民好暴 幽厲句見性主

此即湍水等或曰性可以使為善可以使為不善本無一定惟所習也是故文武興
之說也 言則民皆化之而為善是性可以為善矣幽厲興則民皆化之而為暴是
性可以為不善矣此善惡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善不善以
一定言 是故以堯為君而有

象 此句是有性
不善之證 以瞽瞍為父而有舜 不能化
子為惡 以紂為兄之子 兄之子
是至親 且以為君 為君
是至

也始死無尸字見善惡皆性所無也

未立主也神

性可節旨

具醉止則非

此主性之無定言重兩為

尸所食儼如

字上二句言善惡由於習

在也皇尸載

下即感化之異以明之也

起還主於廟

二則字正見為之兩可處

也舉畢角詔

有性節旨

安尸所以安

此主性之有定言重兩有

主也故曰尸

字見善惡皆性生而不可

神象也以人

易也君父兄子等字俱不

而象其神以

虛正見情親則易化分尊

有依也

則易行三而字是不宜有

而有之意

今日節旨

公都子素主孟子性善之

說者此問不作疑辭看但

尋個的確根由以降伏眾

論

乃若節旨

此即情以驗性蓋溯其流

而知其源也情字專指性

之自然流露處言可以為

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

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性不善而不能使之善者是故以堯為君若可化民於善矣而又有象之傲是性有

不善也以瞽瞍為父若可化子於不善矣而又有舜之聖以紂為兄之子至親矣

以為君至尊矣若可化親於不善矣而且微子啟之哲

王子比干之仁是性有善也此善惡皆性所有又一說也

彼皆非與

三說

謂天三說不同或各有見今夫子獨曰性善然則彼三說者果

孟子曰乃若其情

乃若二字從性無形而

則可以為善矣

為字勿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

言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亦有驗於情耳性蘊於中情發於外乃若其情之發則皆可

以為善矣即情以驗性則性之善可知乃所謂性為善也

有之也之意下

若夫二字緊帶上來為不

文乃分疏之耳

若夫為不善

善即殘忍無恥傲慢昏昧

如惻隱是情能行主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

惻隱之事便是才言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善若夫人之為不善又何也或者必歸咎於才殊不知才即性之良能性

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之累有以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下節弗思求舍半段方是疏非才之罪饒雙峰曰孟子是指

那好底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乃若節旨

此即情以驗性蓋溯其流

而知其源也情字專指性

之自然流露處言可以為

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

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性不善而不能使之善者是故以堯為君若可化民於善矣而又有象之傲是性有

不善也以瞽瞍為父若可化子於不善矣而又有舜之聖以紂為兄之子至親矣

以為君至尊矣若可化親於不善矣而且微子啟之哲

王子比干之仁是性有善也此善惡皆性所有又一說也

今曰性善

彼皆非與

三說

謂天三說不同或各有見今夫子獨曰性善然則彼三說者果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惻傷之切隱痛之深心字是已發出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

羞恥已之不善恭敬之心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來當情字看人皆有正見情之善也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是知其善而以為是非惻隱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之心仁也仁是性之德乃

若夫節旨

此緊足上節乃一正一反

者是非之心智也智是性之德乃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之辭上節可以為三字就

是他才幹處若夫為不善

只是他不肯去為善不是

字俱指仁或相倍蓰而無算者

他不可以為善條辨云情

義禮智說或相倍蓰而無算者

倍是一倍蓰是五

不能盡其才者也

是性之端倪才是性之精

過主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

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

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

華又以理義而兼形體說

了言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

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

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

是才專就形體說是材故

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

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

仁義禮智之端焉然果何

註加一猶字

情善而才亦善耶彼惻隱之

心之情之善者也人皆有之

羞惡之心之情之善者也人

此申言性情才之皆善所

有之恭敬之心情之善者也

人皆有之是非之心情之善

者也人皆有之故曰乃若

以發明上文兩節之意首

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使人無

是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又安

可以言情之善乎即是惻

八句申情善中八句申性

隱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仁

也即是羞惡之心可以驗其

性之有禮也即是是非之心

善未八句申才善蓋仁義

有不善乎即是恭敬之心可

以驗其性之有禮也即是是

非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

八句雖是性善中事卻引

智也曰禮曰智又豈有不善

乎故曰乃所謂善也使性非

仁義禮智又安可以言性

起下不能盡其才意外鑠之善乎然此仁義禮智四者之善非由外而鑠我也蓋得之於天與生俱生我固有

與固有相反弗思向上當之性也但人陷溺於物欲弗思而求之耳矣故曰思而求則得此仁義禮智之善也

補陷溺於物欲意思以心荷不思而舍則失此仁義禮智之善也故卒歸於惡而與善相遠至於或相信從而

言求以力言上思字內帶無窮者由其不能擴充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以盡其本然之才者也若能盡其

求字下求字內承思字舍才則何善不可為哉吾故○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以形言則以理言**民之秉夷**秉夷頂

則失之以下只跟弗思耳曰為不善者非才之罪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字說

矣句以應上為不善非才好是懿德懿德創所**孔子曰為此詩者**此詩指天生四句說**其知道乎**道指性**故有物必有則**

之罪思求便是用其才處好是懿德秉之夷**孔子曰為此詩者**此詩指天生四句說**其知道乎**道指性**故有物必有則**

盡者只是思求而擴充以看必字見無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故字根性來好是**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

盡其量莫阻遏他任充滿無則之物也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懿德見情之善處言作蒸民也物事也則法

了去如盡惻隱之才則必也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

至於博施濟眾盡羞惡之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

才則必至於一介不取之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

類朱子曰性中眾理全具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

隨感而動孟子析而為四皆可至於善而復往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

便知渾然全體中而燦然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

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

仲山甫築城有條若此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

於齊尹吉甫天生節旨**孟子曰**孟子曰**性善**性善**之則**之則**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存焉**存焉**故**故**氣質之性**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愚按**程子此說**程子此說**才字與**

作詩送之其此節以孔子之贊作證正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

首章云天生所以折三說也詩中開口各有其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

蒸民有物有說個天字見性原於天曰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善即情善以驗性善此非我私言也大雅蒸民之詩有曰

則民之秉彝蒸民見大眾如此無聖凡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言天生蒸民有是形體之物有是至理之則此民所秉執

好是懿德天之別曰有物有則既非離之常性無不好是懿美之德孔子讀此詩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性情之道乎蓋
 監有周昭假物說則亦非就物當則蓋天之生人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故有此物必有此物之則是乃民所秉執之常性
 于下保茲天則也夷也懿德也總是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是懿德者使非同此秉夷之性何以同此懿德之好乎為此詩
 子生仲山甫好即是情能好便是才但者信乎其知道也由孔子說詩之言觀之則知物則秉夷即吾之所謂性善也好是
 詩言隱約孔子方說出情懿德即吾之所謂情善也而才善從補蔡氏云天命之所賦者謂之則人性之所秉
 由於性之妙把詩人開說可知矣彼三說者豈待辯而後明哉者謂之彛存於心而有所得者謂之懿實一
 者總歸併一串見有是人而
 必有是性有是性故有是已
 情則因性驗情之說更明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才即才能發於性運
 於情者爾是如此殊

富歲章旨

是賴與

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陷溺指物欲言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

此章以人心理義之同見暴不同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然字指為暴言言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
 人性之皆善首節所以陷溺其心者是陷溺其心而為暴言每因物而易遷彼富歲子弟多有所賴藉而為善凶歲子弟多
 溺其心者是陷溺其心之陷溺其心而為暴言每因物而易遷彼富歲子弟多有所賴藉而為善凶歲子弟多
 理義也三節聖人與我同有至於暴棄而為不善夫子弟一也而凶歲多暴獨異於富歲之多賴者非天之降
 類者與我同此理義也至才厚於彼而薄於此如是其殊異也良由飢寒迫於外利害攻其中禮義不服顧而
 末節方結出理義字理義非僻之心生以陷溺其心者至補非大之降才爾殊雖頂上二
 即性也故龍子五節由體於多暴然也夫豈才之罪哉補句然主意卻在多暴一句○今夫薤麥播種而
 之同以決心之同正申同
 類意

是賴與

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陷溺指物欲言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

薤麥
 說文曰麥金
 借富歲凶歲以形容陷溺
 富歲節旨
 時皆熟矣皆熟正
 見其同
 雖有不同不同以所
 稂莠異言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
 養是天澤之
 施有厚薄
 人事之

也金旺而生意非專就豐凶論性也首不齊也不齊是播種上麤大麥也麤覆種也日至之時蓋例觀之物性平今夫麤

火旺而死詩二句側重多暴邊雨多字耕耘有勤惰言謂當成熟之期也礮瘠薄也言麥因地之利播種而穫之

周頌曰粒我活看言未必盡然子弟二其麗於地同也因天之時樹藝以隨之其得於時又同也及其淳然而生至於日至

烝民莫非爾宇亦不虛有少成若性之時不先不後而皆同歸於熟矣其熟之期又同也麤麥之性何相似也雖其所穫

極賄我來牟意天之降才明是指性不有多寡之不同則以地之力有肥饒雨露之養有

帝命率育來曰性而曰才者就為善為厚薄人事之勤惰有不齊也在麤麥豈有不同哉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而推凡

小麥牟大麥暴作用上說也陷溺云者物同類同種類也舉

禮月令曰季言聖與我同一人類而聖人亦人耳其性言物惟不同類則已苟同一所生之類

春之月天子言聖與我同一人類而聖人亦人耳其性言物惟不同類則已苟同一所生之類

始乘舟薦鮪言聖與我同一人類而聖人亦人耳其性言物惟不同類則已苟同一所生之類

於寢廟乃為言聖與我同一人類而聖人亦人耳其性言物惟不同類則已苟同一所生之類

麥祈雪孟夏言聖與我同一人類而聖人亦人耳其性言物惟不同類則已苟同一所生之類

之月農乃登言聖與我同一人類而聖人亦人耳其性言物惟不同類則已苟同一所生之類

麥天子乃以言聖與我同一人類而聖人亦人耳其性言物惟不同類則已苟同一所生之類

龜嘗麥先薦言聖與我同一人類而聖人亦人耳其性言物惟不同類則已苟同一所生之類

寢廟又曰麥言聖與我同一人類而聖人亦人耳其性言物惟不同類則已苟同一所生之類

秋至秋者百言聖與我同一人類而聖人亦人耳其性言物惟不同類則已苟同一所生之類

穀成熟之期言聖與我同一人類而聖人亦人耳其性言物惟不同類則已苟同一所生之類

麥以初夏熟言聖與我同一人類而聖人亦人耳其性言物惟不同類則已苟同一所生之類

故四月為麥言聖與我同一人類而聖人亦人耳其性言物惟不同類則已苟同一所生之類

聖人相似意

易牙

龍子節旨

性是善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與物之分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依

易牙雍人名故字承聖人與我同類來也於味於字重看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期是期是天下之口相似也就所期主易

巫牙其字也足原不若口耳目之靈故言易牙所調之味言易牙

能辨淄澠二不在同書同聽同美之列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謂豈惟足同哉口之於味亦有同者也雖易牙極善於味

水之味有寵只借來做引起話頭履之於衛其姬因二句是孟子釋龍子之言所著之性或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之人何其所著皆從易牙之

寺人貂以薦口之節旨於味也至於味天下皆期於易牙之所調是同此人則同此者而天下之口相似也

蓋於公公曰首二句是主易牙先得句吾善調味乎即為下聖人先得句張本

吾蓋盡嘗天如使四句是反言以見其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謂然豈惟口為然哉惟耳亦然師曠所審之音天下之

下之味矣惟同宜一氣讀下末三句收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言至和也而天下皆樂聽之矣至於聲天下皆期於師

蒸嬰兒之味轉相似正與首二句應此聽而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亦然亦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子都

未嘗易牙遂惟耳節旨夫公孫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此反言也子都古之美然豈惟耳為然哉惟

蒸其首子而天下期於師曠已見得耳關也下之至美也天下莫不知其姣矣苟不知子都之姣者必以決之言人也姣好也目亦然子都之色天

獻之自是亦之有同聽引易牙師曠是有寵於公公聖人影子其無目者也是同此人則同此視而天下之目相似也故曰故曰非古語口之

許之立武孟惟目節旨

管仲有疾公上三句正言天下之目相

日仲父之疾似莫不字重看下二句反

革矣將何以然孟子文法變換處

教寡人對曰故曰節旨

願君逐易牙首六句收拾上文借同者

公曰易牙烹同聽同美以起心之同然

是窮理精義之人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悅字正與同然然字相應

註

聖

人